

安庆地理

黄泥老街：千年水埠，乡愁逆旅

舒寒冰

入潜山数月，我不停地调研，双腿带电，两肋生风，上登天柱摸星，下到潜河捞月，饕餮着大美山水与深厚人文，沉浸中不能自拔。第一次游黄泥老街，在炎热夏夜，几个人转了个遍，透过断垣残壁，捕捉吉光片羽。老街颇具规模，街巷繁复，新旧交错，时光层层叠加，美人迟暮于滚滚红尘，靠的是上苍怜惜，更是人心守护。出老街，步入繁华而嘈杂新街，恍若隔世。

又看街边长河夜色，先去古渡口，草苇丛生，树影婆娑，幽暗河面泛着粼光，野鸟惊飞。对面是怀宁狮山，黑黝黝连绵潜伏。传说黄泥老街坐落于一块活地，按白象之形布局建设。白象雄狮，隔河相望，形成狮象锁口地貌。长河源自岳西山区，流经太湖、潜山，于怀宁入皖河、归长江，自古黄金水道，黄泥镇古称黄泥港。再上长河大桥，明月高悬，静水浮光。桥头有寺，翘角峥嵘。

国庆期间，我再次潜入黄泥老街。副镇长林学军手拿着一叠资料，等在时光隧道门口，我们一见如故。林学军介绍，有资料记载，东晋时黄泥镇附近创百丈寺，北宋时黄泥镇境内建西竺寺。相传明初大移民，孔、高、金三姓移民落户长河之北黄泥港，于是黄泥洲就有了六家店，故史书说“河南一条街，河北六家店”。天启年间黄泥街已成雏形，商店发展到几十家。清嘉庆年间街上商店已有两百余家，成为潜山市首镇。道光年间大小店铺超过数百家，人口三千有余，成为全省知名古镇。

据安庆历史名城保护研究中心专家组实地调查考证，黄泥古街格局是以中街为核心，四周围绕着上街、下街、苗竹巷、油坊巷、金家桥巷、营盘巷、车水巷、霹雳巷及刘家巷等十余条古街古巷。黄泥古街上、中、下三街自古商贾云集，是千年水埠黄泥古街的中心，此为内层布局。黄泥古街巷口建有十六道闸门，日开夜闭，防匪防盗。街两旁共有九口封火塘，既为街道排水储蓄之处，又是古镇消防防护塘。十多条街巷皆曲折迂回，所有路口全部采用皆呈“丁”字形。上、中、下三街，街口错位设置，巷口无法探视主街，外人初来乍到，也会昏头转向，南北不分。防御性建筑布局印证了黄泥自了古兵家必争之地。

从下街口入，古老的皖派建筑，穿枋架梁，青砖黛瓦，砖雕斗拱，齐檐封火，硬山顶，两三间一组，门户相连，多为二层店铺，前店后坊，一楼石槛响板门，二楼女墙格窗。对面街，宽不过五六米。住在这里的老房子里，白天闻得见对门人家茶饭香，晚上倘若睡不着，或许也能听得见隔壁架子床吱吱响。如今大多人去

楼空，铁锁把门，老式门环锈迹斑斑。我有些奇怪，千百年时光磨砺，石板为何没长出包浆？一问才知，早年兴修水利，老街上那些被草鞋、布鞋、绣花鞋、皮鞋、马靴磨得光滑发亮的石板石条全被撬起来搬去修坝了。砖瓦木石，佛首神龛，都在回环往复的时光中流转，各有因果，随缘而安。眼前的古民居斑斑澜澜，青砖墙风化长毛，伸手轻拂，现出“上太子庙”“下太子庙”的字样，明



朝庙宇的残砖，砌进了清朝的民房，成为今天的古董。

街上尚有些门窗开着，像耄耋老人半睁的眼帘。走进一户人家，阳光从屋顶昏黄的明瓦透进来，屋内杂物充塞，斑驳零乱，旧家具，新电器，随意庸常。老奶奶在厨房忙活，见生人热情招呼。小姑娘贴墙一闪，溜出了门。侧房是一个杂物间，临近木窗放着一张书桌，桌上堆满书本，另一个小姑娘伏案作业，眼睛一亮，犹如瓦砾堆中盛开一朵明艳的野花。问老屋的历史，道不出所以然，原来屋主早已迁出，老宅空着，租给这位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就近读书。我们都是老屋的过客。出门，左转右转，又见一门开着，通过长长的过道，进入时光深处，逼仄的天井，木梯靠在墙边，斜阳沿楼梯爬上阁楼，老妇人坐在墙角，蒲扇轻拍。交流得知，孩子们早已搬出老街新建了楼房，老人嫌住新房要爬楼，又喜欢老宅阳光沉静，便独守在此，与古人为伴。在中街一处路口，摆着一个大油桶改装的锅灶，上面压着煎饺用的平锅，斜阳下油渍闪亮。一对夫妇在屋内包饺子，据说是老街名吃，每天早晨来买饺子的人挤满街头，春节回乡人多，买饺子要排很长的队。

中街有一片老宅，政府出资征收，正在修缮改造，修旧如旧，植新入旧，补漏陈缺，引光入室，小镇共享客厅，将来可以喝咖啡，品红茶，聊旧时风月，看大屏上黄泥美女演《十二月花神》，一任光阴在玻璃顶上慢慢流转。其中还有非遗工坊，做黄泥米粉蒸肉，老街的名吃，粉细肉嫩，香软可口，肥而不腻，馋虫的大麻，专治思乡症与怀旧癖。

又进一户老宅，幽暗清雅，主人不在，墙上挂着三屏书法，中间大字草书孔夫子名句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两旁对联“弋榻春风书页舞，半窗明月墨花香”。此联是乾隆年间进士曹秀所做，原文是“一榻清风书页舞”，以“弋”通“一”，误“清”为“春”，真是风雅至极。退出诗书之家，入一杂货店，三十年前的场景，货架上多是卖不掉的过时百货，披上一身灰尘，就地化作古董。

街边有一处茶馆，大门关着，每天早晨开业，中午关门，几张木桌，大壶沏茶，大碗任喝，每人一上午收费四元，点心另外算钱。顾客都是街坊邻居，熟面孔聚在一起，消磨时间，臧否人物，古街的信息集散中心，民间舆论场，讨论时事，分享趣事，大国冲突，民间纠纷，古镇风流，信息比导弹快。每次镇上新来干部，尚未来得及亲民走访，其履历政绩、官品人品、酒量酒品、长相吃相、有什么背景、家属在哪里上班，都已经在此传播发酵，很快成为千家万户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官声太差的人还真不能来黄泥混光阴，历来老茶馆就是官吏的火焰山和照妖镜。

应约，吴泽南老人站在老宅门口，头发花白，一丝不

苟，脸颊瘦削，清癯而沉静，眼窝两口古井，衣着整洁，旧皮鞋干干净净，又高又瘦，像一根笔直的老旗杆，一问，已经八十多岁高龄，转身带我入门，腰背挺直，步伐规整，双肩平稳，举止有度。小院里沿墙角摆放着两排盆景，大盆高山流水，小钵幽红冷绿，整整齐齐，草木皆景。屋内布置清雅整洁，墙上挂着字画，架上摆着根雕，都是老人亲手书画雕刻。翻开一本旧画

黄泥老街 徐亦军 供图

册，花鸟赫然在册，系多年前获奖作品。又展开发黄的卷轴，山水扑入眼帘，构图精细，用笔古朴，似前朝古画，乃老人的得意之作。黄泥老街文脉未断，尚有涓涓细流在暗处滋润着残砖断瓦幽蕊暗香。聊起老街往事，老人思维清晰，带我穿越千年，回到老街源头，进入神话和传说。

老人带我们四处转转，一路指指点点，指门道姓，说三道四，谈古而不论今，不觉间就走到了吴家老宅。“解放前，我们吴家经营药材、烟草，一百多号人吃饭，其中八十多人是做工的，这里是作坊，那边是厨房……”老人站在断壁残垣中喃喃自语。似一根会说话的廊柱。吴家深宅大院多处坍塌，断梁上挂着腐烂的椽子，光阴从撕裂的屋顶斜泼下来，屋内坛坛罐罐，竹器木器，纷然杂陈，院中荒草丛生，树木阴森，地上残砖碎瓦，鸡飞虫爬，我的手臂被蚊虫叮咬，起了几个大包，痒得钻心，如怀旧症发作。站在院里举目四望，许多人从屋内跑出来，从瓦砾中爬起来，从墙角处钻出来，从树上跳下来，从云彩上飞下来，围拢在我和老人身边，越聚越多。我感叹“你们吴家是大户人家，人好多啊！”老人立

即说道：“解放前潜山首富。”同行介绍，吴家老宅已初步列入政府保护修缮的计划。

出老宅，老人带我们绕到螺蛳旋——解放前老街集贸市场。再转入上街。街口有中药铺，铺内药柜井然，一老妇人门前闲坐，以为遇到悬壶济世的名医，可医我的健忘症，一问才知医生是她孩子，抽去核酸检测了。同行指着老妇人跟我说，“她黄梅戏唱得好。”我欲倾听，又恐冒昧唐突，只觉得时光倒流，老妇人眉目生动。

与中街下街商居生产为主不同，上街临近长河古渡口，刘家巷一带史称河街，多茶馆酒楼，旅店歌坊，漫长旅途中的温柔乡，烟火红尘中的娱乐场。过去，往来的富商巨贾、贩夫走卒、水手船工停泊上岸，进入刘家巷，打尖歇脚，吃茶喝酒，赌钱听曲，往往通宵达旦，欢闹不止，歌吹不绝。徜徉在空街古巷，侧耳细听，旧时光深处隐约传来划拳赛酒的吆喝，夹杂着女子温声软笑。

晚餐后，夕阳西下，暮色笼罩，老街多了一份厚重与神秘。意犹未尽，决定再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再次夜游老街。我的步伐明显加快。近日看短视频里施一公演讲，“宇宙中从来就不存在时间，时间就是运动。如果你以超光速追踪，一定能看到十年前我在演讲。”然而，纵使我不步流星，依然比光慢了半拍。我近来研究元宇宙，产生了一些奇思妙想。可以设计一个元宇宙，让时光倒流，让古人复活，让一切逝去的美好事物重生，让数字孪生的自我不再老去。这念头一动，神思恍惚，沿街的门窗纷纷打开，人们从各个角落走出来，满街都是黄泥故人身影，民国的“五善人”、清末的“五老”、元末的兵和匪，唐宋的和尚道士、郝万老、熊楚南、张尔康、文举人、武状元、国军司令、旧政府县长、大律师、商会领袖、民间艺人、文化名人、能工巧匠、梨园子弟、地下党、烟花客、青红帮小头目、水手、屠夫……中街口灯光亮着，我放慢脚步，满街人影迅速远去，只剩五六十人坐在门前聊天，一娉婷女子手捏小包从身旁袅袅走过，石板街上留下一串足音。

